

1989年正在唸復興美工繪畫組的我，由於大量秘密閱讀《人間》雜誌及許多前衛藝術相關刊物，並被Pink Floyd樂團啟蒙，因此開始進行一系列思考台灣主體性的繪畫作品——《宿命的悲歌》——這件三百號的油畫，呈現了解嚴前後政治與社會人心騷動的狀態，十八歲完成的這件大畫卻被學校的元旦展拒展，送1993年新展望也未入選，搬家時因無處安放所以乾脆丟棄，算是年少輕狂時為解嚴所留下的一份回憶了。

1991年四月《雄獅美術》刊登了一篇

倪再沁的〈西方美術、台灣製造——台灣現代美術的批判〉文章，引發一連串筆戰，本土化論戰就此展開，當時

還在北藝大就讀美術系的我，也開始思考台灣美術的未來方向，由於當時

在北藝大時創辦了《宣統報》，組織登山社，合辦「天打那實驗體」，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藝術夥伴，對於跨領域，裝置與行為藝術充滿熱血，因此展開一連串「土地測量」的實驗作

品，由於受黨國洗腦頗深，為了擺脫

後解嚴時代 年輕藝術家之點滴回憶

圖 文·姚瑞中

BORN
in
1969
文化帶路人
MY YOUTH
2

姚瑞中

大中國意識形態，於是私下研讀台灣史，勤走高山部落，某次登頂玉山，在右任銅像旁撒尿，就此發想在台灣史上被外來政權登陸的地點，學狗撒尿的裸體佔領方式調侃殖民統治者的野蠻性。

1991年六月即將自北藝大畢業，但由於被當掉一科必選修的課，因此決定先休學二年，八月十六日入伍當兵。

空軍六二二梯新兵訓練由陸軍在台中太平代訓二個月，我們這批空軍少爺兵被陸軍整得很慘。下基地抽籤分發至桃園五大隊，被分派到「器材管制室高優先組」進行三個月的職務訓練，結訓前不得放假。每天除了處理

FOD（戰機跑道障礙清除）、站哨等勤務，由於老兵都會排菜鳥站凌晨二點到四點的哨，因此經常忙到沒什麼時間睡覺。這件未完成的作品草稿就是在此情境下發想的，二排士兵相互鞠躬，一個個披滿長髮的頭顱來回在二排士兵間不斷交接，身體暫時屬於國家，主宰思想的頭顱則按時交

割，越長越長的頭髮代表了當時對於情感的依戀，當年悲壯的士兵雖然早已除役，但烙印在身體內的國家機器記憶是否能被移除呢？

一九五〇年在大園空軍四零一聯隊當兵時，因為楊德昌《獨立時代》電影入围金馬獎最佳美術指導，因此幸運地從器管室調至政戰室，接手政二與政五，負責大隊福利、文宣、康樂、勞軍、傳令等業務。白天在政戰室上班處理文書，晚上則在大隊「」擔任店長，「」主要業務是提供官兵休閒娛樂場所，調劑繁忙公務，但忙完

白天班後晚上還必須湏點心、挫冰、沖泡麵、賣菸、放歌……，日子過的

其實並不輕鬆。晚上顧櫃檯看著阿兵哥在「鬼哭神嚎」之餘，只能在昏暗燈光下默默以影印紙畫下許多裝置草圖與《菊花寶典》手稿，

放假時夾帶出營區。這件《痢屎》（Shit）概念是以「佔著茅坑不拉屎」的諺語影射萬年國代，金馬桶象

徵權力，苦苦蹲坐等待的傀儡手放背後，陽具化為釣竿，懸吊著一尊飛越

台灣海峽的螺旋槳士兵，漂浮的棺木影射在大溪尚未下葬的蔣介石，反攻大陸的美夢則隨著牆面上的藍光幻影破滅。

一九九〇年六月十八日自空軍以優良士官退伍，七月二十日完成「反攻大陸行動入伍篇」個展後，隨即於九月底前往中國進行《行動篇》的拍攝，我與姊姊詠中自香港搭火車前往北京，探勘許多具政治性意涵的地點後，由

姊姊手執CC相機按下快門，我則在特定歷史地點前原地跳躍，因為在軍中對著鏡子練習立正跳頗有心得，因此許多人以為是電腦後製（當年手機與電腦都不普及）。

其中一處北京歷史博物館大門上方，掛著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倒數看板令我十分震驚，當時距離解嚴已近十年，中國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快速崛起。

時至今日，比資本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想到也許那一天這裏會不會改成解放台灣的倒數計時器呢？

台灣「後解嚴世代藝術家」，其創作長期以來關注的議題，都不得不脫離土地、歷史和認同，探討人類歷史命運的荒謬處境。近年來從記錄台灣廢墟、記錄台灣蚊子館，走遍各地拍攝各地巨大神像。

PROFILE